

岭南药侠

——王老吉传奇



马继红 高 军 施少斌 著

岭南药侠

——王老吉传奇

马继红 高 军 施少斌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岭南药侠: 王老吉传奇/马继红, 高军, 施少斌著.
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9
ISBN 7-02-004811-0

I. 岭… II. ①马…②高…③施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91061 号

责任编辑: 胡玉萍 装帧设计: 何 婷
责任校对: 刘光然 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岭 南 药 侠

Ling Nan Yao Xia

马继红 高军 施少斌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7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6.375 插页 2

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4811-0/01·3704

定价 29.00 元

第 一 章

光绪初年,岭南庆州一带爆发百年不遇的特大瘟疫,疫情来势之猛,如洪水决堤;后果之恶,如猛兽下山。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疫魔一传十,十传百,一时间死人无数,十室九空。萧条破败的棚屋历历在目,倒毙街头的病尸比比皆是,沙哑的乌鸦叫声,盖住了孩子有气无力的啼哭,一息尚存的百姓纷纷逃难。人员的流动更加剧了瘟疫的蔓延,天灾致人祸,人祸促天灾,原本富庶秀丽的岭南,一下变得赤地千里,白日鬼唱。

这天,天刚麻麻亮,一阵踏踏的马蹄声交织着杂乱的脚步声,搅碎了清晨的宁静。当人们从睡梦中惊醒,村子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。个别好事的想出去问个究竟,都被那寒光闪烁的刀枪和搭弓上弦的利箭挡了回来,骑在马上管带生着满脸横肉,一副小鬼脱胎的凶相,他不停地挥舞着鞭子,声嘶力竭地呵斥着部下:“准备好了就给我烧!一个喘气的都不能给我放出来!”

村民们得知清兵要把他们活活烧死,最初的惶惑惊恐刹那间变成了愤怒和绝望,他们哭喊着,嘶叫着,拼命地往外冲,有的被弓箭击中,有的和清兵扭打在一起。清兵见势,纷纷将浸了油的火把点燃,凶神恶煞地逼向人群,眼瞅着一场灾难就要降临。

就在这时,管带耳边响起了一个炸雷般的声音:“住手!”管带一愣,循声望去,喊话的是一个头戴斗笠,身着布衣的草民,身后的筐里装满了沾着露水的草药。管带不屑地瞥了他一眼:“你是何人,胆敢阻挠军务!脑袋在肩膀上扛腻了,想换个地方是不是?”那草民并未被管带的气势吓住,他款步走到管带眼前:“小人姓王,名

老吉，乃一介草医。”

管带打量着这个胆大包天的草医，此人看上去三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五官透着一种读书人的书卷气，眉宇间却隐藏着一种刚正不阿的倔犟。管带笑了：“你一个土郎中，看你的病就是了，管那么多闲事干吗！”

想不到这个土郎中却较了真：“这哪里是闲事？这是关乎上百条人命的大事！医者以治病救人为本，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烧死而不闻不问呢！”管带被惹怒了，满脸的横肉鼓起来，眼珠发绿，愈发像庙中的小鬼：“放肆！本官是奉了州府之命，严防瘟疫流行，斩草除根，你小小郎中，懂个屁！”

王老吉听了这话，既不惊也不恼，只是淡淡一笑：“差爷骂得好，只怕这把火一烧，州府大人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！”管带一怔：“你小子什么意思？”王老吉声音仍旧不高不低，不紧不慢：“差爷可知这流行的瘟疫叫什么，它叫火乱症。皆因七月流火，五行失德，才闹得人间虚火旺盛，怪病频发。差爷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再加一把实火，把个瘟神烧得四处乱窜，庆州从此将再无宁日！”

管带似信非信：“鬼话！我只晓得奉命行事，哪有闲工夫听你胡扯！”他转身对手下的清兵吼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，给我烧！”王老吉这下急了：“慢！慢！就是要烧，也要等过了今日再烧。”管带瞪着王老吉：“你小子什么意思，想跟我玩缓兵之计？”王老吉恢复了平静：“非也，非也。差爷，你听我讲这其中的道理，此时正值南风，火头一起，瘟神借着风风火火，一路向北，恰好直扑州城。那里不光有知府大人，差爷和你的家眷恐怕也在城里吧？”管带问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这剩下的话还用我说吗，这瘟疫可不管你是谁，达官显贵也好，平民百姓也罢，谁沾上都活不了。”

管带犹豫了一下：“你这话是真是假？”

“人命关天，我有几个脑袋，敢和差爷开玩笑？”

管带想了想：“把他给我绑起来！带回府衙去！”清兵们举着火把：“那这火还烧不烧？”“先等等吧。”管带摆摆手。

同一个清晨,北京紫禁城。

在晨光的映照下,风雨剥蚀的飞檐斗拱,虽金碧辉煌,但也明显透出了衰败之象。

这是上早朝的日子,紫禁城仁寿殿门外,聚集了上百名红顶蓝顶的官员,尽管每个人肚子里都装着各自的心事,但出于礼节,还是假模假式地纷纷拱手问安。随着太监的喊声由远而近:“皇上驾到!”官员们开始鱼贯进入大殿。进得大殿的官员按着官阶等级,整齐地列于大堂之上,静候小皇上光绪和两宫太后的到来。

两宫太后再度垂帘,缘于光绪元年,即公元一八七五年,当时虽然遭到一些朝臣的反对,但反对的势力十分微弱,形不成气候,加上慈禧施展的手段,很快稳定了政局。光绪皇帝虽然聪明伶俐,但毕竟年幼,他每日临朝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,东太后慈安虽为正宫,但生性温和,不愿管事,真正独揽大权的仍旧是西太后慈禧。已过不惑之年的慈禧,在侍女和小太监的护卫下,紧随慈安之后,慢悠悠地走上居高临下的宝座。隔着一层珠帘,小皇上光绪端坐在皇位上。

众官员见状纷纷甩下马蹄袖跪地叩拜:“吾皇万岁万万岁!两宫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!”小皇上光绪扯着稚嫩的嗓音:“都平身吧。”众官员站起,齐声道:“谢皇上!”光绪扭头望望身后的两宫太后,示意他的程序已经完成,下面开始由两宫太后主持议事。

慈安看了一眼慈禧:“兰妹妹,还是你说吧。”慈禧也不推辞,她面色平静地环顾着众官员,目光落在站在前排的一位老臣身上:“顺亲王——”顺亲王躬身应答:“臣在。”慈禧直视着顺亲王:“近半月来,几番接到岭南加急快报,说庆州一带爆发特大瘟疫,你能告诉我,在这场瘟疫中,一共死了多少人吗?”顺亲王上前一跪:“回禀太后,据两广总督和庆州知府的告急文书,大概死了几百人。”慈安哼了一声:“几百人?恐怕几千人都不止吧。”顺亲王继续禀道:“碰到这种天灾人祸,死几个人也是在所难免。”

慈禧突然提高了声音，神色肃穆：“你说得轻巧，这哪里是死几个人的事！如果这场瘟疫再不及时控制，任其扩散蔓延，它危及的将是我大清的经济、贸易、外交和人心。”顺亲王顺着慈禧的话：“太后所虑极是，我已召集六部专门商议过此事，他们也分别拿出了不少对应之策，太后是不是先听听他们的奏对。”

慈安指了指其中的一位官员：“礼部先说吧。”礼部官员出班：“臣以为，天降瘟疫，损我黎民，乃六曜犯冲，流火当值，可命钦天监选择黄道吉日，恭请皇上亲往天坛祭拜禳灾，以一片赤子之心感动天地，定可拨云见日，重光山河！”

慈安笑笑：“我也正有此意。你们好生筹备，皇上虽然年幼，但从小培植体恤子民之心，大有必要。”

慈禧继续问：“兵部有什么主意？”兵部官员上前跪禀道：“这场瘟疫来势凶猛，过境之处，人畜无可幸免，故而庆州兵备已封锁了几个疫病最严重的村镇，以防止病患蔓延。如果需要，不妨再调湖广绿营万人，将病魔困死在城里！”慈禧阴沉下脸道：“荒唐！庆州人难道就不是朝廷子民吗？！”兵部大臣缩着脖子，唯唯而退。

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。这时，一个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：“二位太后，请听老臣一言。”说话的是户部大臣吴一铭，官居一品，多年在宫里行走，在宫内外均有良好的口碑。

慈禧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：“吴一铭，你掌管着户部，又曾做过太医，你说说，这岭南的疫情真的就回天乏术了吗？”

吴一铭上前禀道：“隔着千山万水，我们在此清议，自然拿不出什么好办法，臣虽不才，但自信有伯乐相马之术，臣愿前往岭南灾区，为朝廷举贤荐能，最终扑灭疫情。”

慈禧与慈安耳语几句，慈安宣道：“吴一铭听旨，特任你为钦差，视察疫区，安抚灾民，务必亲力亲为，访求良医良药，以不负两宫厚托，足慰天下翘盼。”

吴一铭大声应道：“臣遵旨！”

翌日清晨，小鸟啾啾，清脆悦耳。

一道如柱的光线透过囚室的小窗，斜射进来。王老吉醒了，其实，整整一夜，他都没有睡踏实。他倒不是为自己锒铛入狱而叫屈，而是为饱受瘟疫折磨的黎民百姓担忧。王老吉从爷爷的爷爷起，便是远近闻名的神医，他的爷爷还有幸被召进宫里，当过几天太医。到了他这一辈，虽说医术依旧神奇，但家业却像干瘪的丝瓜，越来越抽抽儿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他的乐善好施。凡看不起病的穷人，不仅诊费免了，药费也免了。一来二去，十里八乡的百姓无人不知神医王老吉，可他自己却常常以粗茶淡饭果腹。这场瘟疫袭来，他把药铺里能典当的东西全当了，换回银两购置草药，架起两口大锅日夜不停地为百姓免费熬药送药。但不出三日，小本买卖便折腾个底掉，善举只好作罢。眼瞅着疫情越来越重，灾民越来越多，他听说朝廷专门为此拨下赈灾银两，便不止一次到州府去申领赈灾银，想为灾民继续熬药治病，可连知府老爷的面都没见到，就被横眉冷目的衙役挡了回来。这次被抓进官牢，看来是凶多吉少。

王老吉正想着心事，狱卒走过来，把牢门打开，跟在狱卒身后的是一个一身黑衣的小厮，一看就知道是官家的听差。他哈下腰用手捅了捅王老吉：“嘿，嘿！别睡了。”

王老吉坐起来打量着小厮，一眼便发现他的脖子与众不同，僵僵地梗着，整个脑袋斜愣愣地歪在肩膀上：“你是落枕了吧？”

小厮用手捶了捶肩：“不知道怎么整的，早上起来就动不了了。”王老吉轻轻招呼了他一下：“你转过身，靠我近点。”小厮两眼一瞪：“你要干吗？”王老吉不动声色：“听我的话，靠过来。”小厮犹豫着将身体转过去，王老吉突然伸出手，用力在他的肩颈部捣了一下。小厮疼得叫出了声：“你他妈的……找死呀！”小厮抬手要打王老吉，忽然发现梗着的脖子不僵了，不疼了，他不相信，又活动了一下，果真好了。

小厮笑笑：“嘿，神了！怪不得知府老爷点名要请你呢。”王老吉一愣：“知府老爷请我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”

“没错，知府老爷请的就是你。”

“肯定错了，知府老爷整天日理万机，找我能有什么事？”

“知府老爷请你去给他瞧瞧病。”

王老吉一听这话，心眼活动了一下，他早就想面见知府大人把赈灾救民的事说一说，这回机会终于来了。他正要起身，又一想，不能这么顺顺当当地跟他去，得整点情况。于是，他漫不经心地摇摇头：“瞧病？去不了。”小厮急了：“怎么去不了？告诉你，你可别给脸不要脸。”王老吉不紧不慢：“知府老爷病了，那得找名医瞧呀！我一个大牢里的犯人，怎么能给知府老爷瞧病呢？身份不对吗！”小厮瞪了王老吉一眼：“恕你无罪，行了吧！来人啊！”狱卒应声而至。小厮吩咐狱卒：“给他找一套干净的衣裳来，立马换上。”

换好了衣裳的王老吉依然坐着不动。小厮催促道：“罪也给你免了，衣裳也给你换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呀？”王老吉依旧不紧不慢：“这看病讲究的是宁心静气，小人这两日在牢房呆的已经心浮气躁，这种状态下去给知府大人看病，恐怕瞧不准，若是瞧差了，这责任小人可担待不起。”小厮的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……你还摆起谱来了，还想让八抬大轿抬你走吗？”

王老吉摆摆手：“我一个土郎中，哪有这种奢求，只是那日官兵无缘无故地把我抓进来，这两日，耽误我治多少病人，这误工费、病人中断治疗的损失费……”小厮哀求道：“行了，行了，不就是银子吗，你只要能给知府老爷治好病，要多少银子没有？走吧。”

王老吉跟着小厮来到知府宅院。别看庆州十年九灾，可这知府私宅却建得非同一般，亭台楼阁，雕梁画栋，小桥流水，假山叠嶂，奇花异草扑散出阵阵幽香，富丽堂皇中透着清秀俊雅。

穿过几道门，王老吉来到知府卧室。他这是头一次见知府老爷，想不到，这位正五品的堂堂州官孙子玉卸了那身锦袍，竟是这副尊容。脸肥得像发糕一般，早已失去了应有的轮廓，细细的小眼，宛如用刀割开的一条缝，硕大一个鼻子蹲在五官正中，厚厚的嘴唇使人联想到拱食的猪崽。孙子玉脸色蜡黄地躺在床上，看到

老吉进来，略微点了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小厮搬过一把椅子放在孙子玉床前，请王老吉坐下为其诊脉。王老吉将三个手指搭在孙子玉的手腕上，左右诊过，又看了舌苔，问道：“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呀？”孙子玉有气无力地答道：“本府从昨夜起便头昏目眩，上吐下泻，浑身无力，不知这是什么病症？”

“这是瘟疫前兆，大人明知故问。”

孙子玉一惊：“你……是说我也染上了瘟疫？”

“那有什么不可能呢，瘟疫不长眼，并不因为你是知府老爷，就不惹你。”

孙子玉眼神中透出一丝恐慌：“天哪，那依你之见，我……我还有救吗？”

“大人是想听真话，还是想听假话？”

孙子玉挣扎着坐起来：“自然是听真话。”王老吉平静地望着孙子玉：“想听真话，我就直说了。大人，你还有哪些未了事宜，趁着现在神智还清醒，赶紧找人笔录下来，日后便是正儿八经的遗嘱！”孙子玉蹙了蹙眉头：“大胆刁民，你怎么敢这样跟本府说话。”王老吉屏声静气：“你不是要听真话吗？”孙子玉的神经顷刻间崩溃了：“照你这么说，本府就真的闯不过去了吗？”

“看大人的脉象，怕是熬不过今夜三更！”

孙子玉一把抓住王老吉的手，鼻涕眼泪同时涌出来：“可我……我不想死，我不愿意死啊！老吉先生，老吉大哥，都说你是菩萨心肠，神仙手段，你……你还有祖传的秘方，能够起死回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了……”老吉扑哧笑出声来：“原来孙大人把我的底细都掏去了！我要是说治不了大人的病，那大人到阴曹地府也不会饶过我呀！”孙子玉连连点头：“正是，正是，我就知道你会救我的，一定能救活我！对吧？”王老吉微微一笑：“大人，事到如今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这祖传除瘟药嘛，给贱人用，它就是贱价。给贵人用呢，它就是贵价！不知孙大人想不想舍

得血本，换回一命？”

孙子玉听到这话，立刻原形毕露：“你想讹诈本府？”王老吉摇摇头：“不敢，有钱人都是这种样子，要他的钱，比要他的命还难！”说罢，站起身，拱拱手：“告辞。”

孙子玉见王老吉真的要走，急忙让小厮把他拦住：“哎哎，你别走呀，我不过是开句玩笑！治病要紧，命都没了，要钱有什么用，你尽管开价吧。”王老吉走到知府床边：“爽！那我就跟大人明说了，你这病要治好也不难，只需施舍一些药材来供奉药神娘娘，药神娘娘一高兴，再吃上我给你开的三服药，即可转危为安。”孙子玉似信非信，试探地问：“这么说，你只要药？不要钱！”老吉点点头：“对，只要药！”孙子玉长舒一口气：“这有何难，我答应你了，你派人到天章大药房去取吧。”

老吉递过一张纸：“烦知府大人给我写一张字据，口说无凭，立字为证。”

“我又不懂药，你让我写什么？”

“你就写，为供奉药神娘娘，请天章大药房提供药材若干。”

孙子玉握着笔顿住了：“若干，若干是什么意思？你不会跟我搞什么猫腻吧？”“看大人说的，这就像我们郎中开药方一样，这味药需要一两，那味药需要两钱，我总不能烦劳知府大人写得那么详细，是不是？”

孙子玉正犹豫着该不该写，又一阵疼痛袭来，他急忙捂住肚子：“行，行，若干就若干吧。”

王老吉拿着孙知府的手谕来到天章大药房，这是庆州地界最大的一家药店，不仅经营草药，而且经营成药，汤剂饮片、丸散膏丹一应俱全，就连世面上不常见的冬虫夏草、长白山参、藏红花，以及京城老字号的牛黄安宫丸，六味地黄丸在这都能找到。要说药店的兴隆，还得益于老板贺天章的精明，他虽然对药说不上精通，但在经营上却是一把好手，精打细算，坑蒙拐骗，甭管黑道白道，只要

能发财,他都拿过来为我所用。不出几年,他竟把一个小药铺打造成了一个大大药行,不仅攀上了庆州府的富甲权贵,而且打通了专为宫里供药的京城济世堂的关系,就凭这一点,庆州府的大人小孩都不敢对他小瞧。此次瘟疫袭来,别人都像霜打了似的,愁眉苦脸,忧心忡忡,他却一个人在屋里偷着乐,甚至有传言,他暗地里为瘟神烧了一炷香,为的是瘟神给他带来的滚滚财运。

离老远,王老吉便发现药房门口围了不少人,走近了才发现,原来贺天章正在那推销他的新药济世除瘟丸。他使出吃奶的劲,声嘶力竭地喊着:“你们知道我这药丸里什么成分?龙肝凤髓,虎骨麝香,全是宫廷秘方,天下珍稀!只因岭南流行瘟疫,北京济世堂总药行大发慈悲,特意从进贡皇家的库存里紧急调运一批,专门供应我庆州百姓。”

有人问:“多少钱一盒?”

贺天章把药举过头顶,摇了摇:“不贵,不贵,才二两银子一盒。”

底下立刻发出一阵喧哗:“什么药这么贵呀!我们是吃药还是吃银子呀!”

贺天章一抹脸,把方才的笑容全部抹了个一干二净:“收你们二两银子还喊冤,成本价五两一盒呢,我贺天章卖出去一盒,就净赔三两,我都没喊冤!国难期间,大伙同舟共济,你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?”

王老吉闻声走上前去:“好个忧国忧民、毁家纾难的贺老板哪,你这批药我全要了!”贺天章看了王老吉一眼,不屑地挥挥手:“去去去,你一个穷郎中,还敢到我这来夸海口。”“你不要狗眼看人低,我不仅要你这些成药,我还要你的药材。”王老吉说着把清单掏出来递给贺天章:“照单抓药。”贺天章接过药单念道:“熟地二十斤,黄连二十斤,麻黄二十斤,黄柏二十斤,连翘二十斤……知母二十斤,薄荷二十斤……”他朝王老吉翻翻眼睛:“你要这么多药,有现银付吗?”王老吉挺挺胸脯:“我要是没有现银,还敢到你面前来

叫板吗？”贺天章眼珠转了一下：“那好啊，你把银票拿给我看看，我立刻给你发货。”老吉掏出一张纸：“你看看，这可是知府大人的亲笔手谕，知府大人的话难道不比现银管用吗？”

贺天章急忙接过来看了一眼：“知府大人的手谕，知府大人能给你手谕？不可能，你这肯定是假的。”贺天章趁老吉不备，把知府写的字据揉了揉，就往嘴里吞。老吉见状，伸手去抢：“好哇，你想要赖！”贺天章艰难地将纸条吞了下去，赖叽叽地朝老吉一龇牙：“这下好了，你没办法了吧？”老吉淡淡一笑：“早知道你会耍赖，真正的字据在这呢！哈哈！”

贺天章这回真的傻了，他还想阻拦，老吉已经带着乡亲们进了药店。老吉大声喊道：“乡亲们，知府大老爷体恤民情，你们需要什么药就拿什么药，有病治病，无病防病，千万别辜负了知府老爷的一片爱民之心。”

贺天章气急败坏，急忙召集药店的掌柜、伙计、家丁进行阻拦，但哪里阻挡得住，不一会儿工夫，货架上的药便被拿得空空如也。贺天章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被人拿走，恨恨地跺跺脚，气急败坏地去找孙知府。

孙子玉喝过王老吉的药汤，出了一身汗，觉得浑身舒爽了不少，正躺在摇椅上养神，贺天章急匆匆冲进来：“知府大人，您都答应老吉什么了？你可把我坑苦了！”孙子玉没把贺天章当回事，依旧闭着眼睛：“他一个乡下人，没见过世面，只要了你一些药材嘛，也至于你这么大惊小怪。”

“大人，他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呀！他都快把我的库房掏空了。”

孙子玉睁开眼睛：“他说就是供奉药神娘娘呀，你想，上供能用多少呀？”

“他哪是供奉药神娘娘呀，他自己都快成药神爷爷了。”

孙子玉从摇椅上站起来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“我哪敢有半句假话呀，而且老吉还得了便宜卖乖，逢人便说

是知府大人亲自批准的，这事要是传开了，小人的损失是小，老爷的颜面是大呀！”

孙子玉的火终于被挑起来：“浑蛋！这个土郎中，竟敢戏弄本官，我决不能轻饶了他！来人呀——”

衙役应声而进。王老吉随着衙役的身影也走进来。孙子玉和贺天章看到王老吉，都不由得一愣：“你……”老吉笑笑：“知府大人不是想传我吗？我不传自到。”孙子玉挥了挥手，让贺天章下去，然后转身面向王老吉：“你说你用药供奉药神娘娘，我就信了你，给了你手谕，可你怎么大白天行骗欺诈！你老实说，供奉药神娘娘能用得了那么多药吗？”老吉微微一笑：“知府大人一定是听了贺天章的谗言，他一撅屁股，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，想不到知府大人果真偏听偏信。”

“你别以为你给我看个病就了不得了，你要是明智的话，就赶紧把那些药还给天章大药店，咱们相安无事，否则……”

老吉不卑不亢：“否则怎么样？”

孙子玉提高了嗓门：“你想和我斗，还嫩了点。”

王老吉淡淡一笑：“要说官场官道，小人确实人微言轻，但要论治病行医，小人却比大人略胜一筹。大人就是因为及时服了我的药，才从鬼门关上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，怎么刚刚回来，便计较起这些蝇头小利来了？就算我老吉是个骗子，可庆州百姓领到大人慷慨发放的药材，都在齐声赞颂大人的恩德，你花多少银子才能买到如此的口碑！”孙子玉不屑地撇撇嘴：“你少拿这些话糊弄我，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，告诉你，你要不把拿走的药还给贺天章，我就把你关起来，关你个十年八载，你信不信？”

老吉突然大叫一声：“哎呀，不好！”孙子玉一惊：“什么不好？你又作什么怪？”老吉故意摆出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：“也没什么，你照镜子瞧瞧就知道了。”孙子玉拿起镜子照了照，发现鼻尖上长出了一颗红痘，急忙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老吉不慌不忙：“我刚才忘了告诉你，给你服用的祛瘟药里，有一味名曰‘火蟾蜍’的药，它

原产爪哇岛，此物夙性暴烈，专好斗气，土人经常耍弄它，遇气便胀破肚皮！大人想必也听说过？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火蟾蜍入药，脾气不改，点火就着，大人刚才一愠气，肝火上升，鼻尖上马上就爆出一颗红痘。你现在再看，脑门上，脸颊上，下巴颏上，又多了六颗，这叫七星点灯！”

孙子玉急忙拿起镜子，反复照看，眼睛里掠过一丝惊恐：“啊……往后还会怎样？”老吉嘻嘻一笑：“不怎样，接着，火蟾蜍便以七七相乘的术数遍发全身，脸上不多不少，整整四十九颗，身上呢，两千四百零一颗！孙大人哪，您脱光了衣裳细细地数吧，少一颗，多一颗，我老吉包赔你和贺老板的所有损失！”老吉言毕，潇洒地转身欲走。

孙子玉顿感全身瘙痒，大声喊道：“他妈的，我这不是出天花了吗？老吉，你给我回来！”老吉转过身：“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”孙子玉口气软了下来：“老吉，我刚才的话都是气头上说的玩笑话，你别在意，别当真，帮帮忙，赶紧让我这身痘子褪了！”老吉正色道：“还是请大人把贺天章喊回来，让他给你想办法吧，我自己去牢中关我自己好了！”孙子玉挡住老吉：“老吉兄不要走！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……你……你无论如何也要给我想想法子呀！”老吉以守为攻：“这么说，大人真的不想再关我十年八载了？”

孙子玉点头如鸡啄米：“对，对，本府病一好，就放你滚蛋，哦，不是滚蛋，是礼送出门！”

“这……还可以考虑考虑，让我想想……对了，记得早年，先父曾传我一个千金方，说是可解火蟾蜍药反之患。”

孙子玉惊喜：“哦，那就快快拿出来呀！”老吉拿开了搪：“拿出来，哪那么容易！我爹说，千金方，千金方，留得千金度饥荒，不到火候不揭锅，不见真神不烧香！大人明白这意思吗？”孙子玉气得咬牙切齿，又不敢发作：“你……你又想敲我的竹杠！”老吉暗笑：“坏了，大人的痘症进一步恶化了！”孙子玉忍气吞声：“好好好，我

就用积蓄的千金买你的千金方！来呀——”

小厮应声而进：“老爷，有何吩咐？”

小厮看到孙子玉满脸的红痘，惊叫道：“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管那么多干嘛，到后堂找夫人取钱去！”

“如果夫人问起，取钱做什么，我怎么回答？”

孙子玉狠狠瞪了老吉一眼：“还能干吗，治病！救命！”

老吉看着孙子玉的狼狈相，掩嘴偷偷一笑。

一辆豪华马车奔驰在路上，随着踏踏的马蹄声，车后卷起一簇烟尘。钦差吴一铭和他的幕僚牛师爷坐在车内。吴一铭换了一身朴素的便装，从装束上看，有点像乡间绅士，也有点像教书先生。

车子经过几天几夜马不停蹄的奔波，进入庆州地界。吴一铭撩起轿车上的窗帘，向外窥视，窗外的萧条和破败，使他不由得长吸了一口气，心情变得愈发沉重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看起来，这岭南的灾情，比地方上报来的要严重得多啊！”他把头转向牛师爷：“到了庆州，你先进城。”牛师爷一愣：“那你……”“我在下面转几天，而后与你会合。”

牛师爷担心地看了吴一铭一眼：“大人微服私访我不反对，可这里不比其它地方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这里是疫区，会很危险的！”

吴一铭笑笑：“这倒不怕，我是太医出身，至少懂得如何防护自己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！”他拍拍车门，赶车的随从吆喝着牲口停了下来。吴一铭掀开门帘问：“这里离庆州城还有多远？”

“回大人，还有三十多里。”

吴一铭点点头：“好，我就在这里下车。”

朝廷钦差要来庆州疫区视察一事，孙子玉早几天就得到了消息，他急忙通过内线，打听钦差的为人，回信只有八个字：“清正廉

洁，刚直不阿。”孙子玉当时就傻了。在他看来，贪官赃官都好对付，惟独这清官难缠。他一时没了主意，马上派人去找贺天章。在这紧要关口，他为什么放着那么多智囊幕僚不找，偏偏去找一个商人？说来话长。贺天章最开始攀附他，是为了寻找靠山，为此没少给他进贡，他也就心安理得地笑纳了，时间一久，他发现贺天章的大药房是一个风水宝地。就说这次赈灾吧，他把朝廷拨下来的二十万两赈灾银，全部冠冕堂皇地打进了天章大药房，美其名曰：平疫赈灾，可实际上这些银子干了什么，明眼人都心知肚明，只是因着知府的淫威，没有人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罢了。

贺天章匆匆进来，朝孙子玉深施一礼：“孙大人，您找我？”孙子玉烦躁地挥挥手：“免了，免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来这一套。”贺天章不解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钦差要来庆州视察，这么大的事你都没听说？”

贺天章哈哈一笑：“这是好事呀！”孙子玉郁闷之极：“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，跟你说正经的呢！”

贺天章收敛了笑容：“知府大人，这事您得这么想，您又没向朝廷隐瞒疫情，钦差来了实地一看，少不得再拨下一些赈灾的银子、粮草和药材，发财的机会不是又到啦！”

“狗屁！你以为钦差怀里揣的只是银票，他还有一把尚方宝剑哪！”

贺天章不以为然：“尚方宝剑怎么了？钦差的来头再硬，还硬得过咱们在朝内的‘主公’？有他老人家罩着，还怕钦差跑到庆州地面上来撒野？”孙子玉想了想：“你说的有道理。越是在这种时候，我们越是要加倍地孝敬‘主公’。”贺天章凑近孙子玉，耳语道：“按您的吩咐，送往京城孝敬‘主公’的贡品，已然安排妥当，车队明日一早出发。”

“不会出什么差错吧？”

贺天章拍拍胸脯：“这又不是头一回，您老人家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保证万无一失！”孙子玉嘱咐道：“还是要慎之又慎，这都